



掌心的温度



当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漫进鼻腔时，我正扶着父亲往急诊室走。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胳膊很细，隔着薄薄的衬衫，能清晰摸到骨头的轮廓，指尖传来的凉意，像攥着一块浸了水的棉絮，我下意识地收紧掌心，想把自己的温度多传给他一些——这双手曾无数次牵过我，如今换我来握紧它了。

父亲顺从地跟着我，脚步轻得像怕踩碎地上的影子。到了检查室，医生让他躺在躺椅上，他动作有些迟缓，我伸手托住他的后背，才惊觉那片曾扛起我整个童年的地方，如今薄得能摸到脊椎的弧度。躺椅缓缓升起时，他微微偏过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点孩子般的依赖，我忽然不敢再看——那双眼曾满是光，能在放学的人群里一眼找到我，怎么现在，连目光都软得没了力气？

恍惚间，记忆突然被扯回高一那年。

那年我不幸感染了水痘，人生第一次住校，却被同学们惶恐地躲着，连递东西都要用纸巾裹着。我攥着公用电话的听筒，声音颤抖着发出呜咽声，电话那头父亲只说了句“等着”。不到半小时，就看见他骑着摩托车停在宿舍楼下，灰色衣服上还沾着水泥印迹。父亲没多问，把我的书包甩到车把上，只对我说“抱紧”。

我将脸贴在父亲的后背上，听见他胸腔里有力的心跳，隔着衬衫传来的温度，像晒透了太阳的棉被，温暖又令人依恋。摩托车穿梭在风中，他的背却依旧挺得笔直。我环着父亲的腰，攥着他的衣角，心中不再害怕——那时总觉得，只要靠着这副肩膀，再难的事都能过去。我甚至偷偷数过他的头发，黑得发亮……但我却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这头发也会白得像落了场雪一般。

“别紧张，很快就好。”父亲的声音打断

了我的思绪。明明他自己还在不舒服，却依然选择先安慰我。我蹲下帮他理了额前的碎发，指腹扫过他眼角的皱纹——那皱纹不全是岁月磨出来的，有笑着陪我闹时绽开的；有雨天给我送伞时淋了雨皱起来的；有帮我修自行车时低头专注压出来的褶皱。每一道，都藏着我长大的时光。

检查结束，我扶着父亲坐起来，他的手轻轻搭在我的胳膊上，像从前我依赖他那样，依赖着我。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也是这样拍着我的背哄我睡觉。第一次离家去外地上学，他也是这样拍着我的肩膀说“照顾好自己”。原来时光早就在悄悄转换角色，从前是他把我护在身后，现在终于轮到我，成为他的依靠。

走出医院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我扶着他走得很慢，像小时候他牵着刚学会走路的我那样。风里带着傍晚的暖意，父亲忽然说：“今天多亏了你。”我

转头看他，他的白发在夕阳里泛着柔和的光，我笑着说：“爸，以后换我陪你。”

掌心还留着他的凉意，心里却忽然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重量。原来父母的老去从不是突然的，是藏在我忽略的细节里：是他渐渐慢下来的脚步；是他越来越容易疲惫的神情；是他看我时越来越依赖的目光。而所谓长大，就是当我第一次用掌心裹住他冰凉的手、第一次替他攥紧病历本、第一次在医生面前认真记下每一句叮嘱时，才明白的责任——从前他为我遮风挡雨，现在，我就是他的伞。

晚风轻轻吹过，我攥紧父亲的手，想把掌心的温度再传过去一些。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等“以后”，而是“此刻”，是牵着他的手，慢慢走过每一段平凡的路。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长大了，已经能将他稳稳接住。（邱秀荣）

教师赞

李玉焕

欲登高处仗扶梯，
童蒙读书靠师慈。
身教言传德泽深，
春风化雨果盈枝。

一灯传灯·教师节颂

徐宗鹭

三尺讲台藏乾坤，心血无声化春风；
笔下生花写岁月，桃李满园情不穷。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言奉献自芬芳，燃尽自己照他人。
教诲如雨润心田，化育学子志如烟；
默默奉献肩挑梦，青春不负事如愿。
黑板书写岁月长，粉笔舞动心自光；
教师节，心感恩，铭记于心不曾忘。

烛光与星光

林玉梅

您是指引方向的烛光，
在知识的暗夜中燃烧；
一笔一划刻下的星光，
让迷茫的我找到坐标。
粉笔灰染白您的鬓角，
却为青春插上了翅膀；
课本里沉睡的种子，
在您的浇灌下长成森林。
九月的风带来谢意，
像落叶轻吻树的根基；
您站在时光的河岸，
把一代代身影送往远方。
春泥护花不言辛劳，
秋实累累是无声勋章；
岁月长青，师恩永铭，
每颗星辰皆铭记您的名字。

带我们“甩泥巴”的启蒙老师

正逢教师节来临，我首先想起的便是带着我们甩泥巴、画竹子、学游泳、练武术、干农活的启蒙老师，我们永远敬爱的小学班主任柴玉萍。

我的启蒙老师柴玉萍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女教师，具有农家子女所独具的热情善良、敬业执着的可贵品质。50多年前，教学条件还非常简陋，但这并不影响柴老师千方百计地做出各种道具，甚至利用泥巴甩块来拼图，由浅入深地教导我们。五年的启蒙教育，令我们几十个乡村孩子受益终身。

那时候，学校教学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孩子们上午参加一些除草、捡麦穗、摘棉花、施农家肥等简单劳动，下午坐在课堂里学习。学校教师缺乏，没有固定的教材和道具。柴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而代课成了她的家常便饭，数学、体育、美术，随时都需要替代上课。

1975年夏天，我们上四年级。数学老师讲到几何中的矩形、梯形的面积计算时犯了愁，因为同学们缺乏抽象思维，理解不了单位与面积之间的概念关系。当时，学校又找不到合适的教学器材供教学。柴老师知道后，也动起了脑筋。一天，上体育课，又是柴老师代课。她领着我们排队出了校园，到晒麦场上练习投篮。没有练习用手榴弹，柴老师便让男生们先挖来黄泥巴，在场地上使劲摔打成块，随后自己带着女生们做出手榴弹的模具，然后大家就可以练习投掷了。正当我们欢快地、熟练地拍打泥巴时，正一瞬不

瞬地盯着手里的泥巴看得专注的柴老师，却突然叫停我们。她让大家围坐成圈，很快地摔打出一堆小方泥块。接着，她以小泥块为计算单位，拼装出各种矩形、梯形的图案，教导几何中面积的概念和单位的关系。我们看着、听着，原本头脑里的抽象问题顿时变得浅显易懂。就这样，一堂玩泥巴的体育课解决了数学上的难题。

柴老师上课从不墨守成规。学美术时，她就带我们去果园、去竹林或者去养牛场、园艺队，就以眼前的水果、竹子、奶牛为临摹对象。先观察后动手，让孩子们发挥想象力来作画、加工。她教导孩子的同时自己也动手一起做，画图虽然慢，也没有什么专业技巧，却非常认真，一笔一画，画到满意为止。上体育课时，她会领着我们到小河滩上练习游泳。请来会水的大同学做教练，又带上细绳子系在我们腰上做保护，让大家开开心心地玩水、游泳。

当时学校距离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也就20多里地，武术之风十分盛行，练武术的人很多。柴老师为了让我们早点接触和学习武术，以此强身健体，便自己上门劝说一位精通武术的中学教师，来给同学们传教。开始练习武术后，柴老师仍然非常操心，时时监督着我们的日常起居，并将我们集中带到武术老师那里，认真地学武勤练。后来的体育课上，她经常鼓励几个武术队员出来给同学们表演，带领更多孩子们一起习武。最后发展成为一支20多人的小学武术队。逢年过节，

周围学校、公社、干校开展什么群众性活动，柴老师就积极建议我们这支小武术队去参加表演，从而鼓励和提高了孩子们敢于参与的勇气，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

积极参加劳动，更是柴老师长期的保留节目。一年六一节，柴老师组织女生们在课余时间捡破玻璃、碎纸烂布，集中起来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带领男生们到麦田平整小河沟、清理燕麦、拔野草；帮助果园捡拾杏子、采摘中成药等。众人拾柴火焰高，终于在六一节，我们积攒了一笔钱。柴老师用这笔钱买来油漆、石灰石、玻璃，领着全班人马一起动手装饰我们的教室。她将头蒙上毛巾，站在桌子上，用长扫帚沾石灰水涂白墙壁，孩子们也分工协助，安装玻璃、油漆桌椅。看着由自己动手装扮得焕然一新的教室，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欢欣与满足。

小学五年的启蒙教育中，柴老师尽心竭力地就地取材，认真教导我们学习，不但教给我们语文、数学、美术和体育知识，练习武术，更积极带领大家参加农田劳动，开发我们的动手、自理能力，培养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理想观念。

50多年过去，回忆起来，从小学到中学，直到进入高等院校，10年寒窗道路上，授业解惑教导自己的老师不下一二十位，师德与授课水平各有千秋。可令我始终怀念的还是这位曾经用泥巴教学的小学首位女班主任，可敬可爱的柴玉萍老师。（周国利）

